

语言学研究

关联位移视角下的汉语目的位移结构

姜淑珍¹ 刘欣园²

(1. 浙大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2. 浙江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关联位移(associated motion)是近年来位移事件与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新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其核心功能编码空间位移与非空间行为事件的关联。跨语言研究表明,该范畴在全球诸多语言中广泛存在,可通过形态屈折或连动结构实现,类型学上以趋向类型、时间关系、位移主体论元角色为三大核心参项。汉语主要借助目的义素与连动结构实现关联位移,具有三大类型学特征:仅区分向心/离心趋向,以位移先行时间模式为主,位移主体多为小句主语,且存在明显的语体与地域差异。系统考察其汉语关联位移的表征模式,将丰富关联位移的类型学内涵,为汉语位移表达研究提供全新理论视角。

关键词:关联位移;位移事件类型学;目的位移结构;连动结构;汉语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037-15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03

关联位移(associated motion,以下简称AM)是近年位移事件与语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前沿。它独立于时态、体、情态等传统语法范畴,核心是将空间位移与非空间行为事件建立关联(Guillaume et al., 2021),为人类语言位移表达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目前,国内学界对关联位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际相关研究,对比其与相近范畴的异同,探讨汉语关联位移的表征模式、类型特征及语体、地域差异。

1 关联位移

1.1 关联位移的定义

安托万·纪尧姆等(Antoine Guillaume et al., 2021: 3)在首部以关联位移为主题的论文集 *Associated Motion* 中对AM作出了通行定义:关联位移是独立于时态、体、语态及趋向的动词语法范畴,其功能是以各种方式将各类位移与另一行为事件建立关联(Associated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语宏事件的认知神经加工机制及应用研究”(25BYY0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姜淑珍,女,浙大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语法、语言类型研究。

刘欣园,女,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主要从事英汉对比研究。

引用格式:姜淑珍,刘欣园.关联位移视角下的汉语目的位移结构[J].外国语文,2026(4):37-51.



本刊微信公众号

Motion is a verbal grammatical category, separate from tense, aspect, mood and direction, whose function is to associate, in different ways,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lational motion to a verb event.)。以南美洲土著卡宾亚语(Cavineña)为例,通过不同的动词词缀可将位移事件和另一非位移事件建立不同的关联,如:

(1)卡宾亚语(摘自 Guillaume et al. , 2021: 2)

ba- “see O”(看见 O)

ba-ti- “go and see O”(过去后看见 O)

ba-na- “come and see O”(过来后看见 O)

ba-aje- “see O while going”(过去的时候正好看见 O)

ba-be- “see O while coming”(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 O)

ba-kena- “see O and go”(看见 O 后过去)

ba-dadi- “see O while O is moving away”(看见 O 的时候 O 正在远离)

ba-tsa- “see O while O is approaching”(看见 O 的时候 O 正在靠近)

哈罗德·科赫(Harold Koch)(1984)在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凯泰语(Kaytej)研究中首次提出 AM 这一概念,指出该语言中 AM 标记附着在主动词上,专门编码与动词词根所表征的行为事件相关联的位移语义。跨语言研究证实,AM 系统广泛存在于全球诸多语言中,已在以下区域得到系统验证: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Koch,1984;Wilkins,1991;Reed et al. , 2021;Schokkin,2021)、美洲地区(Guillaume,2016;Vidal et al. , 2021;Dryer,2021)、非洲地区(Belkadi,2014;Persohn,2018;Otero,2021),以及亚洲地区(Lamarre,2020;Jacques et al. , 2021;Pakendorf et al. , 2021)。这一广泛分布的现象表明,AM 并非某一语言或语系的独有特征,而是具有跨语言普遍性的动词语法范畴。

AM 系统的复杂度在不同语言中差异显著。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大洋洲语言,其 AM 系统通常较为复杂。例如,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爱丽斯泉阿雷恩特语拥有多达 15 个 AM 标记(Wilkins, 1991)。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2021)基于 325 种语言的调查显示,26%的语言具备 AM 系统,其中仅含 1~2 个标记的语言占主体,标记数量普遍有限,如 30 种语言仅一个标记,27 种语言使用两个标记,21 种语言用 3~8 个标记,仅有五种语言超过 12 个标记。高度复杂的 AM 系统主要分布在大洋洲和南美洲,而全球范围内大多数语言的 AM 系统复杂度较低。

1.2 关联位移与位移事件类型的区别

AM 作为语法范畴,与莱昂纳德·泰尔米(Leonard Talmy, 1985)的位移事件类型理论具有密切学理关联,同时又存在明显的范畴分野。

首先,AM 聚焦于位移事件和与相关行为事件之间的关联。相较之下,泰尔米的位移

事件词化(lexicaliz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理论则讨论位移事件本身的编码问题,关注的是位移事件本身的语义表征,如路径、方式和原因等要素的编码。现以致使位移事件为例,将其与AM进行比较:

(2)a. 致使位移事件:衣服拿来。

b. 关联位移事件:来拿衣服。

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均包含行为事件与位移事件两类核心事件。例(2a)将“拿衣服”与“衣服来”两个子事件整合为一个宏事件(Macro-event),其中行为事件充当位移事件的致使副事件(coevent);例(2b)则包含两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事件——位移事件“来”与行为事件“拿衣服”,二者通过“来”所蕴含的目的义素建立关联(详见4.1)。

其次,泰尔米的位移事件类型理论主要聚焦于以词汇形式(动词词根)来编码位移的语言。这些词汇形式以位置移动为基本语义,或通过卫星成分(如介词、副词、屈折词缀等)来进一步细化路径、方式、主体等语义要素,或将多重义素融合于动词之中(如跑_[位移+方式],出_[位移+路径])。与之不同,AM更依赖语法形式实现位移编码,常借助屈折词缀、粘附词、小品词等语法手段表征位移事件,并将其与本身不含位移语义的行为事件建立关联。以卡宾亚语为例,动词“ba-”(看见)本身不包含位移语义,但其可搭配的12个后缀中,有七个用于表达不同的AM语义,如“ba-ti-”(去而看见)、“ba-aje-”(走动中看见)等(Guillaume et al., 2021: 2)。

2. 关联位移研究的主要参项

除动词词缀外,附着成分、小品词及语助词等均为AM标记的潜在实现形式。不同AM标记承载差异化语义,主要体现为趋向类型、时间关系、位移主体论元角色三个维度的对立与区分,这三大维度共同构成AM研究的核心参项(Guillaume et al., 2021)。

2.1 趋向类型(direction)

与位移相关的趋向范畴最常见的是水平维度的两类:一是离心趋向(远离说话者),二是向心趋向(朝向说话者),分别对应下文例(3)与例(4)。

(3) 玛雅楚图希尔语(Tzutujil, Mayan):离心关联位移(itive AM)^①

X-in-ee-war-i.

(Dayley, 1985: 98)

COMPL-1SG-AM. PR. ITV -sleep-FNL

① 文中缩略词:1: first person; FNL: phrase-final suffix; 2: second person; INTR: intransitive; 3: third person; IPFV: imperfective; A: transitive subject; ITV: itive; ACC: accusative; O: object; ALL: allative; PR: prior; PRF: perfect; AWY: away; PROX: proximate; COM: comitative case; PRS: present tense; COMPL: completive; PST: past; CONC: concurrent; PURP: purposive; CONT: continuative; REP: reported; D-AM: deictic-associated motion; RETURN: returnative; DAT: dative; S: (intransitive) subject; DECL: declarative mood; SG: singular; D: Deictic; SUBS: subsequent; DL: dual; VEN: ventive; EMPH: emphatic; VP: verb phrase; F: feminine。

(我去睡觉。)

(4) 玛雅楚图希尔语(Tzutujil, Mayan): 向心关联位移(ventive AM)

X-in-uj-war-i. (Dayley, 1985: 98)

COMPL-1SG-AM. PR. VEN -sleep-FNL

(我来睡觉。)

除例(3)、例(4)所示的离心、向心两类基本趋向外,关联位移标记还可表达返回、垂直方向(上/下)以及无定向位移等语义,分别对应下文例(5)~(7)。

(5) 凯泰语(Kaytej): 返回趋向关联位移(returning AM)

apmere-warle=lke ayne-yalpe-wethe (Koch, 1984: 27)

camp-ALL=THEN eat-RETURN&DO -PURP

[然后他回到营地,为了在营地吃它(回到营地之后)。]

(6) 贝刺勒语(Belhare): 垂直维度关联位移(AM in vertical dimension)

cia thuy-dhagg-itt-u! (Bickel, 1999: 73)

tea set. up. to. cook-go. UPWARDS -ACCELERATIVE-3U

(上去准备些茶!)

(7) 亚瓜语(Yaguan): 无特定趋向关联位移(non-directional AM)

ray-maay-ttyiy-jancha (Payne, 1985: 254)

1SG-sleep-AM. CONC -CONT

[我边赶路边睡(比如在车里)。]

2.2 时间关系(temporal relation)

从位移事件与主事件的时间序列关系来看,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型:先行(prior)(位移发生于主事件之前)、同步(concurrent)(位移与主事件同步发生)和后续(subsequent)(表示位移发生于主事件之后)。例(8)~(10)对上述三类时间关系进行了例证与区分。

(8) 亚瓜语(Yaguan): 先行关联位移(prior AM)

juntú-tqasá sa-juvay-nuvij-núy-janu

(Payne, 1985: 256)

post-in. middle 3SG-hit-AM. PR. VEN -IPFV-PST3

(他过来后拍了一下邮筒;他一过来就拍了邮筒一下。)

(9) 梅琴沙语(Matsés): 同步关联位移(concurrent AM)

onque-cho-o-sh

(Fleck, 2003: 371)

talk-AM. CONC. VEN. INTR -PST-3

(他来找这儿的路上一直说个不停。)

(10) 亚瓜语(Yaguan): 后续关联位移(subsequent AM)

naada-suuta-chiy-núúy-jáy (Payne, 1985: 257)

3DL^①-wash-AM. SUBS. ITV -IPFV-PROX2

(她洗完就离开了。)

纪尧姆(2016)基于对44种南美语言的考察,归纳出若干AM范畴的类型学规律,其中一条规则聚焦主事件与位移的时间关联:若某一语言具备后续关联位移标记,则必然存在先行与/或同步位移标记;若语言设有同步位移标记,则必定拥有先行位移标记。该蕴含等级可概括为:先行位移>同步位移>后续位移(Guillaume, 2016: 3)。此外,同一个AM标记可能标识多种时间关系,具体释义需结合上下文语境加以判别。

2.3 位移主体的论元角色(argument role of the moving figure)

位移主体的论元角色是AM体系的第三项核心参项。多数语言里,位移的主体通常是动词的主语(Belkadi, 2015),如例(3)(4)所示。然而,该规律亦存在例外:部分语言中,AM所界定的位移主体还可对应及物动词的宾语,如例(11)。

(11)卡宾亚语:

tume =pa =taa =tuja =tu ba-tsa -ya ekwita... (Belkadi, 2015: 19)

then =REP =EMPH =3SG. DAT =3SG see-COME(O)-IPFV Person

(他看见一个人向他走来。)

AM的类型学规则与位移主体的论元角色存在紧密关联。纪尧姆与科赫(2021: 8)提出,在主宾格语言中,若其关联位移系统结构复杂,且具备专门标记宾语位移的形式,则必然同时存在标记主语(含不及物动词主语、及物动词主语)位移的形式。这一蕴含关系可概括为:主语位移(复杂系统)>宾语位移。

2.4 其他参项

除上述三大核心参项外,学者们还补充了其他分析维度,例如动词事件的体貌特征(含完成/瞬时、未完成/持续/重复)(Guillaume et al., 2021)以及事件整合程度(event integration)(Jacques et al., 2021)等。此类新增参项进一步拓宽了AM范畴的研究视野。

在各类新增参项中,AM标记的专用性(dedicatedness)讨论颇多。前文提及的爱丽斯泉阿雷恩特语拥有15个专职标记,均用以表达关联位移。但这一特征并不具备普遍性。艾莎·贝尔卡迪(Aicha Belkadi, 2015)研究发现,部分非洲语言并未设置独立的AM专职标记,而是借由趋向成分(directionals)实现相关语义表达,这类系统被称作指向型关联位移(deictic-associated motion),简称D-AM。在D-AM型语言里,趋向成分的核心功能是附于主动词之后编码位移路径,仅在特定语境下才充当AM标记。下文以塔克巴伊利特语(Taqbaylit)为例展开说明:

① 此处DL对应的*naada*-特指怀孕的女人(Payne, 1985: 42)。

(12) 塔克巴伊利特语(阿尔及利亚柏柏尔语 Berber、Algeria)

a. 非关联位移义(仅表示路径)

t-jjlb = *d* *yr tabla*. (Belkadi, 2014: 6)

3SG. F-jump. PRF = VEN to table

[她跳上桌子(朝着说话人的方向)。]

b. 关联位移义(后续向心位移 subsequent ventive AM)

t-yrā = *d* *taktaf* (Belkadi, 2014: 6)

3SG. F-read. PRF = VEN book

[她在别处读完书就回来了(朝着说话人的方向)。]

例(12a)中,方向语素“=d”仅用于标示位移路径;而在例(12b)中,该形式则承担关联位移的编码功能。D-AM 语言的关联位移标记在语义解读上存在一定复杂度:一方面,同一形式可兼用于趋向结构与关联位移结构;另一方面,其作为 AM 标记时的语义并不固定(Guillaume et al., 2021)。譬如,部分 D-AM 语言的同一标记可依附于主语或宾语,对应不同位移主体(Payne, 2021),还能表达多样的时间关系(Bourdin, 2006)。由此可见,这类标记的语义判定高度依赖语境,这一点与功能指向明确的专职 AM 标记形成鲜明区别。

3 关联位移与目的位移结构

目的位移(Motion-cum-Purpose)是与 AM 关联最为紧密的相邻范畴之一。其典型语义对应英语中的“come/go in order to do”结构,该概念最早发轫于美索美洲语言学(Mesoamerican linguistics)研究领域(Lamarre, 2020),亦被称为“purposive motion”或“motion with purpose”。

鉴于目的位移的典型语义构型为“位移发生后实施目标行为”,科赫(Koch, 2021)据此提出先行位移范畴可能由目的位移结构历时演化而来的假说。学界已从多个理论维度尝试构建二者的范畴区分标准,包括事件的现实性情态(Koch, 2021)、事件整合程度(Jacques et al., 2021: 11)、位移事件与主事件的实现状态(Pakendorf et al., 2021)等。然而,在实际自然语料中,研究者仍难以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Ross, 2021; Lovestrand et al., 2021);在非现实情态语境下,二者的语义边界则进一步消解(Pakendorf et al., 2021)。

考虑到目的位移与先行位移的范畴边界存在显著模糊性,多数关联位移类型学研究均将二者纳入同一分析范畴。例如,柯理思(Christine Lamarre, 2020)将目的位移与先行位移视为同一语义范畴,并将目的位移作为关联位移的下位子类进行系统考察;柯理思(2023: 7)进一步指出,在直指位移动词不能带处所宾语的汉语方言中,目的 VP 后附虚化直指趋向标记(VP 来/去)的结构,本质上即对应类型学意义上的“关联位移”。罗斯(Ross,

2021)与洛夫斯特兰德等(Joseph Lovstrand et al., 2021)虽尝试构建二者的严格区分标准,但亦承认基于自然语料的分析难以实现清晰界分。基于此,目前大多数关联位移研究均将目的位移纳入其分析框架(Levinson et al., 2006; Lamarre, 2020; Ross, 2021; Lovstrand et al., 2021; Dryer, 2021)。

综上所述,鉴于目前无法精准区分目的位移与先行位移的语法范畴边界,将二者合并研究是现阶段更具可操作性的选择。

4 关联位移视角下的汉语目的位移结构

关联位移研究在类型学领域正稳步推进,但整体仍处于发展初期。下文将在关联位移理论框架下,探讨汉语相关研究的可行性、核心维度与类型特征,并分析汉语各方言关联位移表达的地域差异。

4.1 汉语中的目的位移结构

AM 范畴的跨语言研究已覆盖世界各大洲的主要语系。吉约姆·雅克等(Guillaume Jacques et al., 2021)对汉藏语系嘉戎语支(Gyalrongic)与基兰蒂语支(Kiranti)的系统考察表明,汉藏语系中 AM 标记系统最为发达的语言为卡林语(Khaling)与严浦语(Yamphu)。汉语作为汉藏语系的核心语言之一,系统考察其是否存在成熟的 AM 系统,具有重要的类型学价值。

传统研究多认为汉语缺乏专职形态手段,以往的 AM 研究主要聚焦于通过形态手段实现的形式,这使得汉语长期被排除在 AM 的核心研究对象之外(Lamarre, 2022)。然而,随着 AM 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逐渐主张拓展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屈折、派生等形态手段,而应将多动词结构纳入考察范围。无论 AM 是通过构词法还是连动式实现,其核心语法功能具有等效性。据此,通过连动结构表征和实现的 AM 理应被纳入统一的语法分析框架(Ross, 2021)。

洛夫斯特兰德等(Lovstrand et al., 2021)将关联位移与趋向位移视为连动式的两个下位范畴展开系统分析。其基于 125 种含连动结构语言的跨语言调查显示,101 种语言存在关涉位移的连动结构,其中趋向性连动结构(directional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最为普遍。科赫(1984)、克利里-肯普(Cleary-Kemp, 2015)与曼努埃尔·奥特罗(Otero Manuel A., 2021)等学者的研究亦采用了相近的理论视角,确立了连动式与 AM 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若将连动式视为关联位移的合法表征形式,汉语普通话及各方言均呈现出典型的先行/目的位移系统特征(Lovstrand et al., 2021)。

汉语学界对趋向动词“来”“去”的目的用法已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赵元任(1968: 492)最早指出,“VP 来/去”结构中的“来”“去”应界定为目的助词,其核心功能是表达动

作目的而非单纯的空间趋向,这一用法也使得“来/去+VP+来/去”的句法结构具有合法性。朱德熙(1982: 165)持相近观点,认为在上述结构中,“来”“去”作为连谓结构的前一直接成分,虽仍保留一定的趋向语义,但主要表达动作目的。陆俭明(1985)则通过对比分析“去+VP”与“VP+去”的六种语义差异,进一步指出二者仅在表达目的义时语义等值;同时发现,在“来/去+VP+来/去”结构中,第一个“来”与“去”可以自由替换而不改变句子基本语义,如“这事还得由您去跟大伙儿说去”与“这事还得由您来跟大伙儿说去”在语义上并无实质区别(陆俭明,1985: 14)。

尽管学界对该结构的句法性质尚存分歧,但已形成基本共识:“来”和“去”在上述构式中以表达目的义为核心,同时保留了部分固有趋向语义。柯理思(2018, 2020)系统梳理了汉语中“来/去+VP”(格式A)、“VP+来/去”(格式B)和“来/去+VP+来/去”(格式C)三类典型构式,将其统一界定为目的位移结构,并纳入关联位移的下位范畴进行分析,为汉语关联位移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将上述目的位移结构作为汉语关联位移的研究对象具有可行性:其一,“来”“去”与目的VP构成的结构通过目的义素实现位移与行为事件的关联,符合关联位移的定义;其二,关联位移可通过语法手段或连动结构表达,汉语属于后者;其三,已有多项跨语言类型学研究明确将汉语归入存在关联位移系统的语言之列。

4.2 汉语关联位移研究的参项

4.2.1 关联标记的非专用性

汉语普通话中,“来”“去”并非关联位移的专职标记,而是趋向动词在特定语境下的多功能延伸用法。判断“来”“去”是作为趋向动词还是关联位移标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境信息。例如:

(13)a. ……拼命地讲风凉话,鼓动别人去,尤其是你……

b. 那牧民倒退了几步,踉踉跄跄地骑车去了。

两例中的“去”均存在歧义。例(13a)既可理解为“鼓动别人去(某地/做某事)”(趋向动词),也可理解为“去鼓动别人”(关联位移标记);例(13b)既可解读为“骑车去(某地)”(趋向动词),也可解读为“去骑车”(关联位移标记)。

4.2.2 关联位移的三大参项

首先,从位移的趋向类型来看,普通话中的关联位移标记“来”“去”分别编码水平方向的向心位移与离心位移。迄今为止,普通话中尚未发现编码其他空间方向的关联位移标记。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汉语方言中存在扩展的关联位移表达形式:如吴语温州方言与中原官话山西襄汾方言中,存在“走VP”构式用以表达目的位移,其中“走”保留“离开”的核心语义,可视为编码离心位移的关联位移标记。此外,北方方言虽普遍有“上Loc”结构,但

“上”未语法化为关联位移标记,不能构成“上 VP”。综上所述,汉语的关联位移标记系统仅编码水平方向的位移趋向。

其次,从位移事件与主事件的时间序列关系来看,二者理论上存在先行、同步与后续三种基本类型。汉语关联位移以先行位移为绝对主导类型。例如:

(14) a. ……反正出来就是找死来了。

b. ……滚烫的茶也凉了,我要睡觉去了!

在上述两例中,“来”和“去”所编码的位移事件与“找死”和“睡觉”所编码的主事件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均属于先行位移,即主语必须先完成位移,才能实施后续的目的行为。

汉语中亦存在少量同步位移现象,如“来送东西”中“来”和“送东西”几乎同步发生。洛夫斯特兰德等(Lovestrand et al., 2021)曾提出,粤语致使伴随位移连动式(caused accompanied motion SVCs)中的“来”编码后续位移。但我们认为,其文中所引例句(见例15)中的“来”实为致使动词“lo2”(攞)的趋向补语,而非关联位移标记。因为该句仅包含“拿衣服”一个核心事件,“嚟”仅补充说明动作的趋向,不构成独立的位移事件;且“嚟”位于动词后,是典型的趋向补语位置,前移后会变成语义完全不同的先行关联位移结构“你嚟攞啲衫”。

(15) Cantonese, Sino-Tibetan

lei5lo2 di1 saam1 lai4

(Lovestrand et al., 2021: 19)

你攞 啲 衫 嚟^①

(你拿些衣服来。)

最后,从论元结构与位移主体的角度来看,汉语关联位移事件中,位移主体的论元角色通常对应小句的主语,见例(13)~(14),但存在一类特殊的歧义结构需要特别辨析。例如:

(16) 他拿东西来了。

致使位移解读:他I拿东西来了。(他把东西拿来了。)

关联位移解读:他I拿东西I来了。(他来拿东西了。)

这一歧义现象进一步证明,关联位移的位移主体必然是主事件的施事,这是其与致使位移的根本区别。

综上,从关联位移视角审视汉语,普通话中表目的的“来”“去”可视为关联位移标记。汉语关联位移以先行位移为主,位移主体为小句主语,且仅编码水平方向的位移趋向。

4.3 汉语关联位移表达的内部差异

目前,汉语关联位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从语料库深度分析与方言类型学调

① 汉字标注为笔者增添。

查两个方向推进。下文将主要依托 CCL 语料库,探讨汉语关联位移在语体和结构上的差异。

4.3.1 语体差异

为系统考察汉语关联位移表达的语体分布差异,本研究从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分别抽取含“来”“去”的口语与书面语料各 5 000 条,总计 20 000 条。其中口语语料涵盖“口语”“电视电影”“相声小品”三个子库,书面语料涵盖“史传”“文学”“报刊”三个子库。随后将上述语料导入开源文本标注工具 doccano(<https://github.com/doccano/doccano>) 进行人工标注。标注过程中,系统剔除了用作趋向动词、趋向补语、时体标记、能性补语、补语标记及示证标记的“来”“去”以及“未来”“去年”等已完全词汇化的表达。最终选取与目的位移语义紧密关联的结构,按是否携带 LOC 分为两类:一类是带 LOC 的目的位移结构(如“去饭店吃饭”),另一类是不带 LOC 的目的位移结构(如“去吃饭”)。经严格筛选与交叉校验,本研究共获得有效目的位移语料 4 082 条,分析结果如下:

表 1 CCL 口语语料中的关联位移表达统计

	来	去	总计
携带 PURP,不携带 LOC			
D+PURP (A)	329	928	1 257
VP+D+PURP (A)	374	322	696
PURP+D(B)	17	122	139
D+PURP+D (C)	3	27	30
小计	723	1 399	2 122
同时携带 PURP 和 LOC			
到/上+LOC+D+PURP (A)	15	67	82
VP+到+LOC+D+PURP (A)	3	10	13
到/上+LOC+PURP+D (B)	4	9	13
到/上+LOC+D+PURP+D (C)	1	1	2
小计	23	87	110
总计	746	1486	2232

注:以上括号中(A)(B)(C)分别表示三类目的位移结构,PURP 为目的短语,D 为指示性成分“来/去”,下同。

表 2 CCL 书面语料中的关联位移表达统计

	来	去	总计
携带 PURP,不携带 LOC			
D+PURP (A)	166	682	848
VP+D+PURP (A)	380	419	799
PURP+D(B)	1	52	53
D+PURP+D (C)	1	9	10
小计	548	1 162	1 710
同时携带 PURP 和 LOC			

	来	去	总计
到/上+LOC+D+PURP (A)	26	98	124
VP+到+LOC+D+PURP (A)		3	3
到/上+LOC+PURP+D (B)	2	9	11
到/上+LOC+D+PURP+D (C)		2	2
小计	28	112	140
总计	576	1 274	1 850

表 1 和表 2 展示了口语和书面语料中关联位移表达的使用情况,表 3 进一步揭示了汉语目的位移的三类表达格式在语体上的分布差异。

表 3 CCL 语料中三类目的位移结构的分布

语料	语料类型	格式 A	格式 B	格式 C	小计
报刊、文学、史记	书面	1 771 (95.73%)	67 (3.62%)	12 (0.65%)	1 850
对话、电视电影、相声小品	口语	2 048 (91.76%)	152 (6.81%)	32 (1.43%)	2 232

综上所述,CCL 语料库数据显示,汉语目的位移结构在书面语和口语中均以格式 A 为主,格式 B 使用较少,格式 C 则更为罕见。书面语体中,格式 B 和 C 的使用频率更低。

4.3.2 内部结构的差异

“来/去”原本是一对平行对立的绝对反义词,但它们的使用频率、发展及演变并不对称。通常,“来”的使用频率高于“去”,这可能与语言表达的积极倾向和说话者的主观意识有关(姜淑珍,2024: 83)。然而,在关联位移结构中,“去”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来”。如下表 4 所示:

“来/去”本是在空间指向上构成平行对立的绝对反义词,但二者在实际使用频率、语法化进程及语义演变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在通用语体中,“来”的整体使用频率通常高于“去”,这一现象可能与语言表达的积极倾向及说话者的主观视角偏好有关(姜淑珍,2024: 83)。在汉语关联位移结构中,二者的频率分布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征:“去”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来”,具体数据如表 4 所示。

表 4 CCL 语料中目的位移结构中“来/去”的分布情况

语体	来	去	小计
口语	746	1 486	2 232 (54.7%)
书面语	576	1 274	1 850 (45.3%)
小计	1 322 (32.39%)	2 760 (67.61%)	4 082 (100%)

表 4 数据显示,在 4 082 个目的位移结构中,向心语素“来”出现 1 322 次,占比 32.39%,而离心语素“去”出现 2 760 次,占比 67.61%。这表明在目的位移结构中,“去”的使用显著多于“来”,且这一趋势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一致。

目的位移结构中“来”“去”使用频率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指示功能的差异。“去”

保留了距离指示义,蕴含时间或空间上的“远离”;而“来”主要指示言听双方所在的现场,属于可缺省的默认情境指示(situational deixis),如“我们来商量一下”中“来”可省略而语义不变。相反,“我们去商量一下”中的“去”明确传递了“远离现场”的语义,一旦省略则该信息完全丢失。正是这种指示功能的不对称,造成了“去”在目的位移结构中使用频率显著高于“来”。

此外,“来”“去”在目的位移结构中的使用不均衡还体现在格式B(VP+来/去)内部的句法限制差异上。“VP来”结构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现实性限制,仅能用于描述已然发生的事件,且必须与完成体助词“了”共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VP去”结构不受现实性条件的约束,既可以用于陈述已然事件,也可以用于祈使、命令、意愿等各类非现实语境。例如:

(17) 现实语境:a. ……这么大热的天,就真的自带行李坐牢来了……

b. ……我一大学同学。毕了业不务正业,跑山西挖煤去了…

(18) 非现实语境:a. *小军,洗碗来!

b. ……林小枫用一只手收拾桌子,边叫:“小军,洗碗去!”

4.3.3 关联位移表达的地域差异

此外,学界已注意到汉语目的位移三类格式的地域分布存在显著差异。陆俭明(1985)最早提出,格式A(来/去+VP)与格式B(VP+来/去)呈现出南北对立的分布特征。杨永龙(201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格式B与混合式格式C(来/去+VP+来/去)主要分布于北方及西部地区,这一分布格局可能受到阿尔泰语、藏缅语等SOV型语言的影响;同时他还发现,元、明时期的文献语料中,格式A与格式B的南北差异已十分显著。

我们的田野调查显示,中原官话陕西合阳、大荔方言以及东北官话哈尔滨老派方言,均以格式B为目的位移的优势表达形式。这一分布特征与历史上的语言接触现象密切相关。西北方言整体呈现出SOV语言的类型倾向(刘丹青,2015),这可能是受到了藏缅语的底层影响;而哈尔滨方言则明显受到满语(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渗透影响。根据杨永龙(2012)的研究,藏缅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普遍具有SOV语序特征;汉语中的格式B最早起源于佛经翻译活动——尽管梵语、巴利语的语序并不严格,但多采用SOV语序——该结构在元朝达到使用顶峰,明清时期逐渐衰退。由此可见,汉语“VP去”结构的产生与广泛传播,与历史上SOV型语言的持续影响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粤语、平话、闽语等东南远江方言,在目的位移表达上较好地保留了古汉语的类型特征,以格式A(来/去VP)为主。赣语、徽语、湘语等东南近江方言则以格式B(VP来/去)为主要表达形式,同时也存在格式B和少量格式C的用法。而吴语的目的位移系统最为复杂,整体呈现出A、B、C三类格式混用的格局,这一特点与吴语中受事宾语强烈的

话题化前置倾向密切相关。关联位移表达的地域差异情况复杂,拟另文再叙。

5 结语

关联位移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考察尚显不足(Guillaume et al., 2021),但已对语言类型学产生了显著影响,为探索空间位移的语言表达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汉语领域的关联位移研究尤为薄弱,目前仅有柯理思(2020)对北方方言进行了初步探讨,大量细节仍有待深入挖掘。

本研究依托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系统分析了“来/去”在关联位移结构中的使用特征,揭示了其在口语与书面语体中的分布差异,以及汉语内部的地域变异规律。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汉语关联位移表达的认识,也为全球关联位移类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汉语样本与实证数据。同时,从关联位移视角重新审视汉语目的位移结构,也为学界长期争议的“来/去+VP”结构中“来/去”的句法性质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诠释路径。未来以汉语及其各地方言为对象,系统全面地探讨关联位移的构成与运作机制,不仅能进一步深化对汉语及方言语法系统的理解,也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关联位移类型学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致谢:感谢盛益民、史文磊和柳俊三位先生惠赐修改建议,谨谢本刊匿名审稿专家惠予中肯评鉴。

参考文献:

- 姜淑珍. 2024. 语法化中的趋近、分化和竞争——以苍南吴语的直指动词“来、去”为例[J]. 语言论丛(2):76-84.
- 柯理思. 2018. 位移和目的:以类型学的视角看北方话“VP 去”的发展动因[R].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2018-10-19. 北京:清华大学.
- 柯理思. 2022. 汉语方言关联位移标记类型初探(之二)[R].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及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心, 2022-09-23.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 柯理思. 2023. 序[G]//盛益民,柳俊. 汉语方言位移表达研究. 上海:中西书局.
- 刘丹青. 2015. 吴语和西北方言受事前置语序的类型比较[J]. 方言(2):97-110.
- 陆俭明. 1985. 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J]. 语言教学与研究(4):18-33.
- 杨永龙. 2012. 目的构式“VP 去”与 SOV 语序的关联[J]. 中国语文(6):525-576.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Belkadi, A. 2014. Verb Meaning and Deictic Paths in Taqbaylit Berber[G]//A. Belkadi, K. Chatsiou & K. Rowan.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 4. Lond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 Belkadi, A. 2015. Associated Motion with Deictic Directionals: A Comparative Overview[J]. *SOAS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17):49-76.
- Bourdin, P. 2006. The Marking of Directional Deixis in Somali How Typologically Idiosyncratic Is It? [G]// Voeltz, F. K. Erhard.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 Typolog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3-41.
- Bickel, B. 1999. Cultural Formalism and Spatial Language in Belhara[G]// Balthasar Bickel & Martin Gaenszle. *Himalayan*

- Space: Cultural Horizons and Practices*. Zürich: Museum of Ethnography, 73-101.
- Chao, Y. R. 2011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leary-Kemp, J. 2015.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Revisited: A Case Study from Kor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Dayley, Jon P. 1985. *Tzutujil Gramma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ryer, M. S. 2021. Associated Motion in North America (including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485-525.
- Fleck, D. W. 2003. *A Grammar of Matsés*[D]. Houston, Texas: Rice University.
- Guillaume, A. 2016. Associated Motion in South America: Typological and Areal Perspectives[J]. *Linguistic Typology* (1): 81-177.
- Guillaume, A. & H. Koch. 2021. Introduction: Associated Motion as a Grammatical Category in Linguistic Typology[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3-30.
- Jacques, G., Aimée, L. & Z. Shuya. 2021. Associated Motion in Sino-Tibetan, with a Focus on Gyalrongic and Kiranti[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819-853.
- Koch, H. 1984. The Category of “Associated Motion” in Kaytej[J]. *Language in central Australia* (1): 23-34.
- Koch, H. 2021. Associated Motion in the Pama-Nyungan Languages of Australia[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31-324.
- Lamarre, C. 2020. An Associated Motion Approach to Northern Mandarin Motion-cum-purpose Patterns[G]//Xing, Janet Zhiquan.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East Meets West*.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131-164.
- Levinson, S. C. & D. P. Wilkins. 2006. *Grammars of Space: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vestrand, J. & D. Ross. 2021.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nd Motion Semantics[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87-128.
- Otero, M. A. 2021.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ssociated Motion, Direction and Exchoative Aspect in the Koman Languages[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779-815.
- Pakendorf, B. & N. Stojnova. 2021. Associated Motion in Tungusic Languages: A Case of Mixed Argument Structure[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855-898.
- Payne, D. L. 1985. *Aspects of the Grammar of Yagua*[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ayne, D. L. 2021. The Extension of Associated Motion to Direction, Aspect and Argument Structure in Nilotic Languages[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695-746.
- Persohn, B. 2018. Basic Motion Verbs in Nyakyusa: Lexical Semantics and Associated Motion[J].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47): 101-127.
- Reed, L. W. & K. L. Lindsey. 2021. “Now the Story’s Turning around”: Associated Motion and Directionality in Ende, a Language of Papua New Guinea[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357-383.
- Ross, D. 2021. A Cross-Linguistic Survey of Associated Motion and Directionals[G]//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31-86.
- Schokkin, D. 2021. Preverbal Directionals as Markers of Associated Motion in Paluai (Austronesian, Oceanic)[G]//A.

-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385-416.
- Talmy, L.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G]// Timothy Shope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149.
- Vidal, A. & D. L. Payne. 2021. Pilagá Directionals and the Typology of Associated Motion[G]// A. Guillaume & H. Koch. *Associated Motion*.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451-484.
- Wilkins, D. P. 1991. The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Associated Motion” in Mparntwe Arrernte [J]. *Buffalo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207-257.

Purposive Motion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ociated Motion

JIANG Shuzhen LIU Xinyuan

Abstract: Associated motion (AM) has emerged as a frontier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motion event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As an independent grammatical category, its core function is to enco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displacement and another event. Extensive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confirms that AM, widely attested across languages worldwide, is encoded through morphological inflection or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Typologically, AM is defined by three canonical parameters: directionality, temporal relation, and the argument role of the moving figure. Mandarin Chinese encodes AM via purposive markers and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with three typological features: ventive/itive directions only, dominant prior-motion, and moving figure as typical clause subject. These constructions also show systematic register and regional variation.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ir representational patterns in Chinese will not only broaden the typological scope of AM research but also offer a novel theoretical lens for investigating motion expressions in Sinitic languages.

Key words: associated motion; motion event typology; purposive motion structure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hinese

责任编辑: 蒋勇军